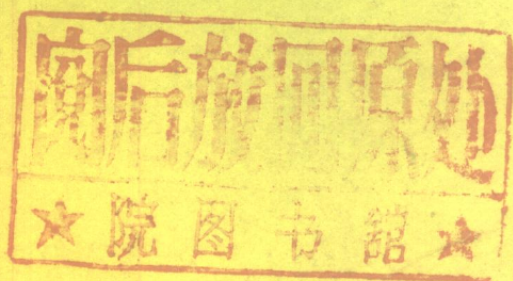




部 队 党 员 读 物

党的好儿子龙均爵





党的好兒子龙均爵

部队黨員讀物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編印

1959年9月

目 次

學習 龙均爵……………鐵道兵政治委員 崔 田 民 (1)

党的好兒子 龙均爵 …………… 王 守 勤 (3)

學習 龍 均 爵

鐵道兵政治委員 崔 田 民

臨危不惧，舍己為公，為了搶救國家資財，不惜以血肉之軀撲滅熊熊的烈火。這就是共產黨員龍均爵同志共產主義覺悟最高度的表現。在過去殘酷的戰爭年代里，我們的隊伍中曾出現過無數的革命英雄主義人物，他們用自己的頭顱和熱血換取了革命的勝利；在今天和平建設時期，也有無數的黨的優秀兒女，為了保衛祖國和建設祖國而獻出了自己可貴的生命。龍均爵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個。他這種共產主義戰士的崇高品質，將和所有大公無私舍己為群而光榮獻身的革命烈士一樣，永遠巍然矗立，光芒四射，教育和鼓舞千萬個同志在保衛和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事業中創立更大的功勛。

劉少奇同志說：“為了黨的、階級的、民族解放與人類解放的事業而犧牲個人，以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而毫不猶豫，以至感覺愉快，這就是最高的共產主義道德的表現，這就是黨員最高原則性的表現，這就是黨員無產階級意識的純潔的表現。”龍均爵同志正是這種樣式的共產黨員。他為了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能遇險而挺身，臨危而不惧，表現了“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偉大犧牲精神。這種偉大的共產主義品質，在龍均爵同志光輝而短促的一

生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龙均爵同志是侗族人，1951年他为了抗美援朝而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1956年光荣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入伍八年来，一贯服从组织，不计较个人得失，热爱劳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朝鲜前线他曾勇敢地起过定时炸弹，因而保证了铁路的迅速修复，保证了前线的供应。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他关心同志，爱护国家资财如爱惜自己的生命。正由于他有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所以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龙均爵同志不愧是共产党的好儿子。

我们铁道兵全体同志正在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我们要学习龙均爵同志这样的共产主义式的英雄，学习他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这样大公无私、舍己为公的共产主义品质，高高举起共产主义的思想红旗，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9年修建铁路的任务而奋斗。

党的好兒子龙均爵

——龙均爵生平事迹片断

王守勤

龙均爵同志，二十六岁，侗族人，生长在貴州錦屏县一个貧农家庭。他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願軍；归国后，在铁道兵部队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他1953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部队里历任战士、班长，1957年改为随軍职工，牺牲前担任一个民工分队的技术指导。1958年11月9日他在福建省漳平县大深地方，为扑灭山火，救护潘洛铁矿和509地质队物资器材倉庫壮烈牺牲。他曾先后在抗美援朝斗争和修建厦厦铁路中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把仇恨記在心里

均爵两岁死了父亲，十岁上，哥哥均汉又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为了生活下去，媽媽忍痛把均爵的两个姐姐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就这样，仍然难得一飽。

一天，媽媽用發抖的双手，摟过孩子們来，狠了狠心說：“娃仔啊，媽媽实在沒法养活你們了，活着受罪，死了算啦，快拿过条繩子来！”均爵紧紧地摟住媽媽的脖子說：“媽媽，快別这样想，你不是常說穷也要穷得硬棒，就

是喝凉水也要活下去嗎！……”媽媽的心軟下來了。

從此，娘倆又挺起腰杆，租了地主一塊土地來耕種。

娘倆的苦日月真不好過啊！除去挨凍受餓，還經常受地主惡霸的欺負。龍均爵十二歲那年，因為不肯忍受地主楊得林兒子的欺負，與他頂撞了兩句，就被偽保長罰兩塊銀洋和一封鞭炮給地主賠禮。晚上，均爵坐在門前石墩上，氣憤憤地說：“娘的，這算什么世道，我和他拼了！”媽媽趕快過來安慰說：“娃仔！把仇恨記在心里吧！”

年下十月，獨立坪地的惡霸楊裕成到均爵家里來了，死說活說要龍均爵出外做生意，媽媽不相信這人，推脫說：“我仔還小，從未出過門，又沒本錢。”

“大嫂！沒本錢我借給你，一趟生意就賺回來了；均爵跟在我的身邊，保能出息個好生意人哩！”就這樣花言巧語的把均爵騙走了。

楊裕成把均爵騙到什玉凹，凶相暴露了：“老弟，老實告訴你，叫你来，是叫你替你嫂子寫嫁書，那小娘們長得蠻漂亮，跟了我，比在你家挨凍受餓強百倍哩！”

“住口！”均爵氣呼呼地跳起來罵道：“畜牲，你們把我哥哥綁去當兵，現在又要來霸占我的嫂嫂，我和你們拼了！”均爵剛想撲上去，被迎過來的狗腿子按住了，死死地捉住均爵的手指，在他們事先寫好了的嫁書上，按了手印。均爵的嫂嫂楊小妹，就這樣被惡霸搶走了。

家里的生活更艱難了。為了一家人活命，均爵只好去給地主放牛。臨走時，他對媽媽說：“別難過，抽空我就回來看你，有一天，我定替你報仇，替哥哥、嫂嫂，替受苦的窮哥們雪恨！”

这个瘦小的放牛娃，长得还没牛脚杆高，可是要做的活却没法计算。他拼死卖活地给地主干了一年，一算账，地主又变卦了：原议定全年的工资是350斤大米，却只给他刚能买来一套土布衫和50片盐巴的四千元伪币，地主婆娘还说：“嫌少啊？这还是看着你老娘的面皮哩，若不，还得倒贴给我家饭钱呢！”

龙均爵越来越认清了地主的凶恶面目，复仇的怒火在他胸中燃烧，他下定决心：宁愿饿死，再也不给地主干活了。

在旧社会，龙均爵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后，龙均爵随着家乡的解放，开始了新的生命，走上了人生的新途径。

放心吧，妈妈

龙均爵足足两夜没合眼了。

今晚，他更睡不着。明天，乡里就要欢送参军的青年出发了。

这些天，贵州省锦屏县的偏僻山区里，从乡到区，从区到省的每一条道路上，都不断涌过欢送参军的人群。红花、彩旗，映着人们的笑脸；铜锣、大鼓，伴着高亢的歌声。

这是1951年的夏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象汹涌澎湃的怒涛一般在全国各地开展着。每个青年人都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龙均爵虽然只有十八岁，穷人才翻身，美国鬼子就又打来了，这使他忍不住心头的怒火，乡里刚一动员参军，他就报了名。

可是，他沒有把这事告訴媽媽。他最怕看見媽媽流眼淚。他从小就死了父亲，是媽媽种田、砍柴、縫縫洗洗，千难万苦掙来一碗薄粥把他拉扯成人的啊！媽媽舍得讓自己走嗎？

这几天，他整日里不休不歇地砍柴、舂米、泥墙、抹屋……能做的、来得及做的一切事情都做了。媽媽活計包里那几顆針，他也悄悄地替她紮上了綫：媽媽的眼睛累花了，紮綫多不容易。

他翻来复去地想。明天，是的，明天就要离开媽媽了，參軍的事对她說不說呢？

半夜，媽媽摸索着坐在了他的床边，用粗糙而温暖的手，輕輕地抹去了他額上的汗珠。龙均爵心头一陣热，不由自主地握住媽媽的手，想：“难道，她知道啦？……”

“你怎么还没睡着？”媽媽关怀地問。

“我……”向来不会說謊的龙均爵，吞吞吐吐支吾了半天，最后，还是吐露了实情。

他急切地等待着媽媽的回答。可是，媽媽一直沉默着，沉默着。

龙均爵想：“这可糟了，媽媽一定不叫我走，一定的，……”

媽媽终于开口了。她一边撫着兒子的头髮，一边輕声說：

“娃仔，你去吧，这是大事，我不拦你。只要你想着多給媽媽来几封信，我就放心了。”

龙均爵沒等媽媽說完，就扑在她的怀里。

今天，天亮得好象比往日早了似的，娘兒倆的話也象

剛剛說了个开头。媽媽給他做好飯，收拾好行裝，就送他上路了。走出寨口，龙均爵緊緊地握着媽媽的粗糙而溫暖的手，堅定地說道：

“放心吧，媽媽！兒子不會給你丟臉，不會給咱們侗族丟臉！”

你 怎 么 来 了

新戰士在爐山進行最後一次體格檢查的時候，完全出乎龙均爵的意外，他被軍醫挑了出來，說：

“个兒太小，不合格！”

“我勁頭兒可不小哇！”龙均爵挺起胸脯，擺出一副雄赳赳的架勢。

但是，軍醫沒有回答，就開始檢查另一個小伙子了。

龙均爵低着腦袋走出檢查室，洩花子不住地圍着眼圈轉。

忽然，一只大手按住他的肩膀，說：

“小嘎子，哭鼻子有啥用！”

龙均爵對在這個時候還跟他開玩笑，真是來火，沒好氣地反問道：

“誰是小嘎子？”

但，他的話沒有說完，就住口了。對方是個武裝整齊的軍人。他心里一動，急忙改口問道：

“你是志願軍吧？”

“嗯！”對方點點頭。

龙均爵喜出望外，搶上一步握住那位軍人的手，懇切地請求道：

“同志，你跟医生說說……”

于是，两个人亲热地談起来了。

晚上，龙均爵来到区队長的宿舍里。但，他一进屋，心就凉了：屋里已經挤滿了和他一样的小伙子，連脚都插不进去。他还是从人縫里挤到了前面，剛要开口，区隊長仿佛早就知道了他的来意，却先問道：

“你是錦屏的吧！叫什么名字？”

“是錦屏的。”龙均爵响亮回答道：“我叫龙均爵，請隊長……”

“好哇！”区隊長迅速地看了看名單，然后，打断了他的話：“这里的小伙子都是你的老乡，明天把你們一塊兒送回去！”

这一夜，龙均爵又沒有合眼。

第二天，新战士坐汽車到了金城江，一点名，区隊長才發現多了一个人。区隊長走到龙均爵面前問道：

“你怎么来了？”

龙均爵沒說話。他暗暗打定主意：不管你怎么說，反正我不回去。

这时，曾跟他談过話的那位軍人走过来了，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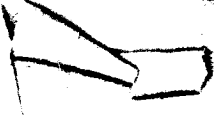
“这小嘎子挺机灵，身体棒棒的，也矮不了多少，批准他參軍吧！”

区隊長摸着下巴頰，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道：

“八班長，就把他編在你班吧！”

第一次考驗

今晚，是入朝以后的第五夜了。



部队一出发，天就下雨，衣服、背包、米袋都湿透了，更显得沉重起来。雨越下越大，疾风卷着铜钱大的雨点，砸得人喘不过气来。

队伍踏着泥水，在风雨中艰难地前进。

突然，一串响亮的声音，从队伍中传了出来：

“加油啊！八班跟你们挑战啦，保证一个不掉队。”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是龙均爵。

队伍立刻活跃了，大家的步伐也加快了。而且，不一会，雄壮的歌声压住了风雨声。

“停止前进！”

从队伍前边传来了命令。

“这是怎么回事？”龙均爵焦急地问。他恨不得一下子就赶到前边，真是一步也不愿停啊！

不一会，消息传来了。原来是前边有一座小桥，一辆汽车陷在桥头，堵住了路。

后边的汽车继续开来，司机拼命地按喇叭，闪灯，吵闹不休。

陷住的汽车还没有抢救上来，忽然，夜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

“防空！防空！……”汽车、步兵的指挥员分头下了命令。

但是，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散开，一阵刺耳的尖啸声，已从头顶上压了下来。只见火光一闪，接着，“轟！轟！”两声巨响，敌机投下来的炸弹爆炸了。

龙均爵只觉得有一股猛烈的风把自己掀倒，泥土、石块砸了一身。他还没有来得及清醒过来，又听到班长在喊：

“馬上散開”。他立刻迅速地跑下公路，隱蔽在水溝里了。

敵機繼續投彈和掃射。

在火光中，龍均爵看見班長並沒有躲開，仍在公路上迅速地搶救負傷的同志。他猛然醒悟過來：“我是個小組長，怎么能丟下同志不管啊？”他立刻爬起來，沖上公路，冒着敵機的掃射，把負傷的同志背到安全的地方。

戰士們流着淚，掩埋了犧牲的同志又繼續前進了。但是，有的新戰士不斷私語。班長雖然覺察到了，因為戰士說的是侗話，听不懂。

途中，部隊在石崖下休息。龍均爵忽然聽到背後有人用侗話小聲商量說：“回去吧。”他聽了，真是又氣憤又難過，忍不住打斷了他們的話，說道：

“鄉親們敲鑼打鼓送咱參軍，是為了保家衛國；現在還沒走到前綫呢，就想往回跑，有什麼臉見祖國人民？”

他懇切地和他們談了半天，直到部隊休息完畢，繼續前進才住了口。

宿營以後，龍均爵又不能入睡了。這事該不該向班長說呢？說吧，怕傷了老鄉的感情；不說吧，自己講的話，他們聽嗎？萬一他們真的犯了錯誤怎麼辦？

起床後，他因為沒休息好，頭暈腦脹。他看見班長正在煮飯，好像自己作了什麼錯事似的，躲開了班長的眼光。

“小龍，病了嗎？”班長關心地問

龍均爵搖了搖頭，就幫助班長到井邊淘米去了。

“你再去休息一下吧。”班長繼續說：“你也許太累

啦！”

龙均爵仍然沉默着。

“小龙，你怎么啦？”班长追問道。

“我……班长，我告訴你一件事……”龙均爵终于把行軍途中發現的情况报告了班长。

“小龙，你做得对！”班长高兴地說：“你这才是真正爱护同乡啊！我去找他們好好談一談。”

吃过飯，班里开了个班务会。龙均爵带头表示了态度，坚定地說：

“同志們的血不能白流，朝鮮人民的血不能白流，我們要狠狠地打击敌人，替同志們报仇，替朝鮮人民报仇！”

接着，大家也表示了决心。

在龙均爵和班长的帮助下，那两个动摇过的战士，也作了檢討。

入夜，全班战士斗志昂揚地踏上了征途。

我跟你一塊兒推平車吧

龙均爵渴望着能参加战斗，但铁道兵是搶修铁路。他認為这是“干受美国飞机的气”。

部队接受了备料任务，到平安里的小山沟里，开山打石磙。

龙均爵不能面对面的打老美，就把力量用到开山打炮眼上。别人一天打一米，他打三米，他把石头当成李奇微的脑壳，每用力地打上去一錘，心里都觉得着实地解恨。他的手上起了血泡，虎口震出了血，哼不哼、哈不哈，照

样掄大錘。

一次激烈的对空战斗中，高射炮部队牺牲了一个副連長。这位副連長是有名的战斗英雄，敌机投下的杀伤炸彈，炸断他的双腿，他仍然頑强地指揮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龙均爵听了这位炮兵英雄的事迹，十分激动，他的心情更焦燥了。

一天，班長推平車来装石碓。龙均爵把大錘往地下一扔，沒头沒脑地問：“班長，咱这石碓还打多久？”

班長一怔，說：“工作需要咱打多久就打多久唄！”

龙均爵怔了一会，沒說什么，又拿起大錘。

晚上收工时，班長和龙均爵一起往回走。

“小龙，这个活干够啦？”

“嗯，”龙均爵坦率地承認了。

班長笑了，說：“就为这鬧情緒呀，小龙，可別看不起敲石碓，这跟在前方打美国鬼一样重要！”

龙均爵望望班長，沒說話。心里在琢磨：敲石碓就是敲石碓，这怎能跟前方作战比呢！

班長知道自己的話沒能說服他，就沒再往下講，領着他繞路走向云谷車站。

車站上一片緊張与忙碌的景象。白天，这里平平靜靜，什么也沒有，現在，一列列軍車塞滿了几条股道。吹哨的、搖信号灯的鐵路員工，在列車中間穿來穿去。这一切都好象突然从地下蹦出來似的。从入朝以來，龙均爵这还是第一次接触車站上的夜晚战斗。他看得眼花繚乱，班長揭起車上的雨布，叫龙均爵：

“你看，这是什么！”

龙均爵走过去一看，惊喜地叫起来：“嗨，这么大的炮哇，炮筒子比水桶还粗！”班长笑着问：

“小龙，这么大的炮没火车能运到前边去吗？”

“没火车哪能运得了！”

“咱们打石碴就是为了铺铁路，你说重要不重要？”

龙均爵没话可说了。

班长进一步解释说：“革命工作有分工，打仗也有分工，有拿枪的，有拿锤子的，也有拿菜刀的；缺了那一样也不行啊！”

几天来，压在龙均爵心头的石头，被班长这几句话给搬开了，他眼睛里闪着亮光，拉住班长的手，恳求班长：

“班长，我跟你一块儿推平车吧！”

我一定要象你一样

一天早晨，龙均爵和班长李国富推着平车刚到车站，就遇到空袭。班长立刻命令大家散开，他一个人留在后边，搬石头“卡”住平车。正在这时，敌机投下了伤杀炸弹，轟隆一声在他附近爆炸了，他应声倒在路堤下。龙均爵抢上一步，抱起班长，眼泪刷地流下来。班长抬起头，抹去龙均爵脸上的泪珠，声音平静的说：“小龙，这么点事值得哭，坚强点；不管敌机怎么发疯，咱们这条运输线它是永远炸不断，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龙均爵擦干了眼泪，把班长抱上担架。在送往卫生队的路上，班长昏迷过去几次，都咬着牙一声不吭，有时还鼓励大家。龙均爵见班长这样，又感动又惭愧。他暗暗在心里说：“班长，你放心，我一定要象你一样，坚强起

来！”

李国富负伤以后，龙均爵代替了班長的工作。他比以前更活跃，工作干的更起劲了。

夏初，龙均爵收到李国富的来信。信上说：

“……我的伤治好了，不过已不能重返前綫。但是，我絕不会忘記日夜战斗在朝鮮前綫的战友，我将在另一条战綫上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貢獻出所有的力量。

小龙，我們相处的日子虽然不长，但我却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可贵的东西。你勇敢、乐观，經受住了战场上初步的考驗。希望你更好的联系群众，靠近組織，爭取早日加入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

信上的每一个字，都深深的打动了龙均爵的心。他反复地閱讀这封信，仿佛班長就坐在面前，臉上感到一陣陣發燒。班長临走前，曾囑咐过他，要靠近組織，爭取入团。可直到現在，他还没和組織上提过这件事。

晚飯后，龙均爵找到了团支書，紅着臉把班長的信給团支書看。团支書看过信，理解了龙均爵的用意，鼓励他說：“努力爭取吧，小龙，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青年团员。”团支書跟龙均爵談了好半天，又借給他几本介紹团的知識的小冊子。

反轟炸、防洪水的激烈斗争中，龙均爵向团組織提出了入团申請。

与 浪 濤 搏 斗

正是朝鮮的雨季。

連天大雨，山洪暴發，河水猛漲三公尺多。159大桥